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33

T 5238.48 / 6673 (3)



與石推官第二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圖

蔡元培
圖書館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其
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
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
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
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
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然及來京師見二
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
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
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

此本通辭而公因認為候聽

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以下破不必善書一段意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為棋梳草為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行不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

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約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

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

以下破欲勉學之一段意

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

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

此不與本事故提出另辨

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

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

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

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

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折其發傲之氣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守道矜奇負異，不肯即服，故折之一以平正之道，立言極有法則。

論尹師魯墓誌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畧，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

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又過譽矣

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

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工非工，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

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

為而元吳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未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人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

歐文忠公集用此法不獨其誌為然

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絛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

文集仍如故

是歐陽論文高出人處

例

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
前已逐條辨析未乃云不足與辨但使九原有知必有合于師魯其不獨文章掉結法亦公自
 是薄顏回乎地步處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脩見韓退
 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
 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
若輩俱存而今斯人獨死可為深痛
 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
 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錄此以見歐公為文其用意如此 茅鹿門

近人有為窮交作誌而巧詆者人恠之則引斯文為解
 先君子深以為不然嘗作書力辨之始知士君子欲抗古
 義必如永叔之于師魯而後可也

釋惟儼文集序

直起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

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過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

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

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結住曼卿嘗曰君子泛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安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

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恰好淺落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

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

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正在交結賢士而忽作此想意甚不測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

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
 高而不屈尚能安酣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誦其坐人
 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予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
 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而惟儼
 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
 其將老也已惜其老亦不則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歛平生
 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
 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于時若考其筆墨
 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歎處忽縱天而下奇絕橫絕

歐陽作兩釋集序皆有奇氣而此篇忽起忽落如隼鷲之疾擊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
 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
 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
 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

先得曼卿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

一句內包多

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

次因文卿得祕

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

演

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見得詩乃餘事

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

飲大醉歌登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
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
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
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
懶不自惜已老朕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
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肆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
以悲其衰

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祕演與曼卿遊而

歐陽公於曼卿識祕演雖愛祕演又狎之以此篇中
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茅鹿門
歐公叙與兩人交却儘自占地步

忽接此語奇妙三平曰文情不尋可知

亦僅上言詩

身雖老而心甚壯否則塌塌庸庸矣在文章亦須後勁

更可非也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

近且易有不能致之

以下承得于有力之彊

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

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

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燄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

遂墜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

以下承近且易不能致之

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

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

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入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莫如一予性頗嗜古凡世人之所兼照上兩段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為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關係

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通篇言聚乃以散意作結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自然照應

此篇以聚散兩字為眼鹿門文鈔但標出聚字便不周匝

蘇氏文集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壘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草五代

此段文字真可為社公釋恨

攪進一句

以下各段皆致痛惜子美之意而此段

以其文章開世運盛衰為國家借

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
 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
 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
 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
 又幸而及出於治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
 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
 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此段公自言與子美同學
為古文而子美又當其難為友朋學者惜
 於子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
 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
 翁及穆參軍伯長修作為古詩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

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

漸息而學者稍趨于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

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此段又子美一生升沉事歸之于命為子美一

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

然而即之溫身惜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

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

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

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

顯于朝廷而子美悲痛之至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公為子美集序其情深至茅鹿門云讀此文往欲流

涕不妄也。悲痛之深，語意反覆叢雜。今畫作三段看，要之公作文時，固非先設此三段局也。文成而視之如此耳。但為學者誦讀，不得不立箇楷範。

本傳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耆子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祀神，舜卿等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於是舜欽等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

此節指出三不朽而分低昂其間以言為本

欲言文辭之必朽先言有不朽者

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

此東萊所云階級遷延所云轉折通換者也

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

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
作兩層頓跌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

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

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

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

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一見稱於人既去而與

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出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

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
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呂東萊

轉折過換妙。樓迂在

法度變化融渾故通篇曲折最多而讀之端如珠貫亦六

一翁平生最得意之文豈將引醇醪而止酒者耶。

豐樂亭記

起處便優游有真樂意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

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

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

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樓云所以說到此者蓋要與後而民生安樂本

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

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

覆說一番更精神

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漢

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
 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
 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
 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
 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
 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焉○

不歸功于已而歸功于上最為得體敘干戈用武以至平

定休息施于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迂齋

若無中間感慨一段但鋪張豐樂之意歌功頌德成俗文
 矣醉翁亦不通避熟就生耳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于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盧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絕

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亾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霄之聞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待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

又將金陵倍出

對映

鋪寫兼有此文之佳

此段後從堂字伸出一層

又作一層襯款

鎖得緊

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絕唐荆川

胸次清曠洗絕古今茅鹿門

合二評方盡是文之工唯其筆妙古今故能多作曲折而無層累之迹

梅摯字公儀知杭州出于自請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吳

山美東南第一州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剽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

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上段分三

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歟舞陽去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柴陽

京索間亦侯平生提點綴生色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

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

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四字即伏後斷案然當盜之傳亦

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于無罪之民以騁其恣

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于禦盜

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電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
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
不和之甚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以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昏鳴也呼使
風馳霆擊則族之威靈暴矣哉

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唐

荆川

前後分兩段亦一揚一抑之法其警拔處全在一結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

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

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

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

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

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

歷敘出處大節為其才有用之驗

前段畧敘其生平大槩見其才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

此亦可以為政也有用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

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

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

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

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有用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

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

思盡其才感慨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

之補漏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

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

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又為生平定前

之意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背于

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

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

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墓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

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

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

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

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曼卿負所馳之才而不盡其用，其所以不盡其用者，則以其自重而難合也。篇末特從中抽出此意以表之，蓋曼卿為人，混俗縱酒，疑于自輕，而歐公謂之自重，亦微顯開幽之法耳。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塋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塋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甌，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

寫一事而其體不倫可索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塋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塋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爰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塋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

伏後段感既

中段畧敘交遊及其為

名惟廣

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

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

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

以為樂而君為人性情而日盡出靜以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

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而輕帝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

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

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下余愧也始君之塋皆以其地不善又塋

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堯自樹

立卒能改塋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衍罪

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

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益八九死矣其幸

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

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塋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

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此做韓公馬少監誌而無痕迹可尋乃做之至也錢牧齋

此篇以感慨為主即其敘述交遊生平處亦皆帶着感慨

之意此是文章線索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某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其子修始克表於其

阡非更有緩也蓋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

貧自力於不食心以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轉

故其亾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

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

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只舉祭祀一事

呂氏家塾讀本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如此。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之有求，亦猶死之有求也。汝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此言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忽接此句有情回顧乳者，劍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免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畧敘崇公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眾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畧敘太夫人

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塋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亦只舉一事而太夫人之賢盡見

此下歷敘恩榮表正為此而設

君進封樂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宗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人，亦不使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二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以曾上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去八... 恩褒其三世...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

孫矣乃列其世譜其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應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荆川云列衛亦是有關係文字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瀧岡阡表本為三朝錫命紀述恩榮而推本其所自與他墓表不同處要關着自身至其稱美先德只舉一二事以槩其餘更不多及立言之體固各有所當也否則或近

乎畧矣。荆川文編評之曰：變正謂其與他墓表不同耳。歐陽公四歲而孤，六十而表其先墓，又一年公致仕，又一年公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

先總叙官職升降

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

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

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

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

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

篤於友悌。兄亾，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

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

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

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

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

此後治諸暨剡隣邑也其民間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

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

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

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伏後應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

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

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眾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

此段總敘前後

伏後應

從中抽去英宗州事乃一篇要害

先棄

對無城無兵

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拒戰殺六七十人既敗亦走輕描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

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騎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

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

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餒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

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

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

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青廢而先帝已

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生，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僊游縣太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濟，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

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丁君有文學之才，而失端州一節，自不可掩。是文先提文學在前，至其後段專寫失守事，即用文學照應，以為斡旋篇法，佻亂而整，議者謂君以下十數行，低昂宛轉，作一氣灌注，用筆甚奇。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蓋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子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懽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

平生之舊

其行萬三四千里。山。水。崖。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

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毫。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子。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塋。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心。哉。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公文凡敘述故舊交遊之情纏綿悽惻最可翫誦是篇
分明提出三件前面但將兩件極力摠寫却剩一件在後
以為感既收結法便活動

是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湖州人能詩仕至都官郎
中過庭錄載歐公呼為桃杏嫁東風郎中者乃湖州張先
也見清編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

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

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

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

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

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

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

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
 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中義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
 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
 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
 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經畧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
 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能以居官次為昭應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此段特舉其要言世不惟不知其忠義亦不能知其材下無事時獨喜論兵
 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
 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城邊用為禦戎長久
 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
 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以下言其貶死及妻子窮困之狀初師魯在渭州將

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
 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忠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
 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
 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喪官
 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

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其年某月某日塋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公自言以舉世無可告語故云

讀公自論墓誌其間架不難識也但須翫其變化參錯處耳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

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

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

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

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

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

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著孟州

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
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
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
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
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
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
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
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

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
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塋君于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為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
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
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
嫉其如斯

主客相形分合有法

與尹師魯書

前一段叙別後寒暄勞苦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知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

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
 皆昔所游往之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
 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笋
 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
 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
 中一段說心事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于朋友此
 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
 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
 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
 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一篇中正警策處天生此輩沈默

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
 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
 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
 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
 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
 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
 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
 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後一段相勉屬之意然吾輩亦自當絕口
 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

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上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真摯語無毫裝點。率爾疾書。差比成章。自有條理。乃天下

之至文也。

士大夫被罪後。或憤激怨望。或窮愁乞憐。或翻作放達。自適之意。大抵非不可磯。即愈疏耳。讀公此書。其所以處之者有道矣。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
 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
 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
 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于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
 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急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
 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
 忠公既死而梁亦凶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
 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

世為難

開接

忠節

忠節

名蓋其義勇忠信出于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

志至于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轉接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

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

多於舊史其判在第四段流發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未帝不肯用公欲自

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

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人云公在滑以讒自歸于京師而史云

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鑿五百人

之郭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提接公之

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

及破南城果三日善戰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

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能

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

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于

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于奇精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美之

士可到也落得自然五段相承處逐段變化故無痕跡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

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

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

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

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恐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此文凡五段。一段是總叙其容，二段是言其能全節，三段是辨其事，四段是言其善出奇策，五段是寺中畫像之事。而通篇以忠節善戰分作兩項，然不見痕跡。唐荆川

書梅聖俞葉後

說樂處已籠許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于心。權快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

與後琴絃相照應

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

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獲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鐘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

得字為累

照後伯牙子期

從樂過到詩有妙理

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

應起

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以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藁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絃乎。

從詩說到樂亦妙

藁只一句然通篇皆在藁中生發

摹韓送孟東野序而容雅澹一倡三歎處亦歐之所獨
擅

詩樂截然分作兩段上下照應鈎連其法殊整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為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為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

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尤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于此，而又慕于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二氏終不能脫離生死。玄宗并不能為二氏說得極透。起從玄宗說到二氏，中段辨二氏之惑，後即從二氏繳到玄宗。小文却極峻整。

祭尹師魯文

師魯才高志廣，而不吝于世，故全痛惜而歸之于命。

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群，猶不容下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今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子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

文章

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唯曰：定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夫亦：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眾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丁學士文

前賢善惡不並故毀之由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

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于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

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于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

若蠅矢點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髮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哀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

光名尊四子不數減倉是以君子修身而俟擾姦愚經營一世

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

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

彼警策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子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

元珍以一青掩德公故有青蠅之感讀後一段復快然矣

五代史梁太祖論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為偽也至予論次五代

獨不偽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

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

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于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

為君此予所以不偽梁者用春秋之法也下論春秋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

惟不絕四者之為君者字妙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

故能勸戒切為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

其實其實嘗為君矣書其為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

善惡明

用意深

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然
勸戒切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
此又是春秋所本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
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
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用一打轉

文殊圓轉澹宕 茅鹿門

議論平正顛撲不破朱子論從來諸儒說春秋之失亦有
此意

五代史周臣傳論

為乎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

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

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

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興國所

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

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

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

所用爾學極論賢不肖易置之得失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強其不能以暴其短惡

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

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用感士不遇作結筆意不測可勝歎哉

通篇似只宜美周臣之遇世宗而結句乃云况于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則儵然遠矣此文家用意之法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一

通篇只是人之云非國於存之意起勢龍單得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

以下叙事

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

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

怒曰吾嘗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

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

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

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

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

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

詳列六臣

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鋪叙纖悉極寫蒙恥忍辱之態王亥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亾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亾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

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本是誅責六臣而追及白馬之禍此即歐公作朋黨論意也篇中前叙事後議論兩大段中又各作兩小段分承虛陵法度之嚴整如此

五代史伶官傳論

嗚呼二字闕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

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

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

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

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

特指出所以失之故先用二句入方有情致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筆力迴環低昂感概無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此正言逸豫亡身之易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未句又屬開妙

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昔何為而盛今何為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隱然言意之表樓迂齋從太史公項羽本紀來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陪觀法

以下詳言其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

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

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

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

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

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之

十轉兩敗至此而極

而不可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
 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
以上禍之極
 下之心而後已。總束此。前史所載官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
責人主之養禍
 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
與前照應其較其禍源之更深
 然也。夫女色之感。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
 可也。官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
 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通篇如傾水銀於地。而百孔千竅無所不入。其機圓而其

情豔。茅鹿門

凡文有十數轉者。其間必分小段落攔束。否則如游覽山

水。而無停頓歇脚處矣。

借女色以甚言官者之禍。非寬女色也。然國家無女禍者。

惟宋為然耳。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

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

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

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

予更不說着馮道俱在旁敲對射之法

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恠士

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

無中生有

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

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

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

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

叙王凝妻事凡一百六十餘字以對前論馮道三字

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

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

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

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

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

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

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

竟以李氏作結奇絕

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歐陽公作馮道傳論有不屑置齒頰之意學者讀此等文

其下筆處必能高出一格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

先着此句與後相應

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

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

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

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

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

正句

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聲和

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美後

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

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
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
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
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編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
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
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歿而異端之說
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麟說獨詳入世風鳳常出於舜
來陪說文章方錯綜變化難識之病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
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
世然則孰知其為瑞哉龜互物本周禮注謂物之有中者互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

于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
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
嗟乎騶虞賈誼以為騶者文王之圃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
此然則以之為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
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
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經學本於漢緯書亦出於漢公此文據經以斥緯而就近
世之易曉者言之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分本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

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又據下一層見得并其所謂末節者而不能備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播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

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苟簡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

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苟簡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

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

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凌合朔陳兵

太社等為古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

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

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辭

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

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

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苟簡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

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

司業韋縉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

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

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

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

銳及太常博士施教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

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

唐之五禮結開元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

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溥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

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數其開元禮之屬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

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

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

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于漢美之中七感嘆言最妙記可謂備矣以之

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文

而意不在焉此結得健所謂禮樂為虛名也哉

篇法齊整書家之楷

